

慶豐年—小米收穫祭 賴奕辰

又是火傘高張的七月，這也說明小米收穫祭即將到來，之前參加過幾次，但大多都在一旁觀禮。不過，可能是沒有從小就生活在那一片土地吧！人地生疏，自然對那裡沒有太多的情感。但是我有非得要去的理由，第一是因為我是道地的排灣族，再來是我們家是貴族，必須出席部落的重大活動，這就是我非得回到部落的原因。

在回部落的漫長車程，總會引起我的遐想。一開始我凝視著車窗玻璃上倒映的那人，乏味了再去看那延綿的山峰披著蒼翠欲滴的植被和淺灰色的邊坡防護網，或是欣賞如雞尾酒一般那湛藍的太平洋跟黑潮的分層，看久了就越發覺得他們是兩個愛美的人在互相比較。我想像著想那些也是要回部落的親人們，是否也和我一樣忐忑不安；甚至由北部回程的親人們腸胃跟思緒是否隨著顛簸蜿蜒的路段翻攪出甚麼東西？是早晨的豆漿燒餅伴著發酸的思念，還是充飢的點心零食混雜即將回到部落的喜悅？就這樣一直空想了整段路，部落的老家也在不知不覺中抵達。

我們比收穫祭日期早回來一兩個禮拜，因為有許多事項必須提前做好準備。我先是跟著父親與部落裡的獵人去山上巡視捕獸夾的狀況，我們用摩托車騎一段路進山，再改為步行走入更深的山裡頭。或許是因為深山，空氣有著較山下冷冽的氣息，泥土傳來的芬芳、蕨類輕觸褲管的淡淡草腥味，這些氣味隨著一陣清風混著潮潤潤的水氣摩挲我的臉頰，變成了一股悠遠的澹香，就像山林的問候。突然，前面帶路的獵人揮手示意我們停下來細聽，我聽見有人正在歌唱，隨著歌聲的接近我就越好奇，結果從雜草叢走出來的是一群老獵人，背著山豬、山羌、飛鼠，我才意識到他幫我們把捕獸夾捕獲的獵物抬了回來，還順便多獵了些，原來他們唱的是帶著獵物滿載而歸的歌曲。

在把獵物運下山後，便開始進行宰割。老獵人熟練的往山豬的喉嚨一刺，開始放血並燒開水，等到牠孱弱的呼吸漸漸停止、眼皮闔上、血已不再從傷口滲出，這時候開水差不多也燒好了，然後就把熱滾滾的水澆在山豬的毛皮上以方便等等刮除。接著就是除毛的工程，當老人家一邊除毛，我就把凌亂的獸毛用水管往水溝沖，等到除完毛，另一位老獵人早就磨刀霍霍在一旁等著了，只見他喃喃自語幾句族語，對著這隻豬表達感謝之意，開始了他的切割秀。他手握大刀，乾淨俐落的劈下了豬頭與其四肢並交代我一定要用塑膠袋和報紙包好，因為頭是要獻給頭目的、而四肢要給其他貴族，然後使銳利鋒芒在豬腹遊走，把身體對稱切成一半，取出了白花花的油脂再掏出牠的五臟六腑，再把剩下的部位切塊，整個過程沒有任何一點馬虎，可謂繭絲牛毛。

在處理完獵物後的幾天，我去幫忙姑姑媽媽們釀小米酒。在釀酒前，我們把需要的小米以及紅藜稍做處理並清洗之後拿去蒸籠裡蒸熟，然後在等待的過程把沒有用到紅藜及小米用麻繩綁成一串一串的掛在家門前，看著陽光灑落在紅藜串上，真的就如同它的外號一般，有著如紅寶石一樣的色澤，看得我格外出神。終於熟了！我迫不及待去打開蒸籠，一打開就是香氣四溢、水氣蒸騰，姑姑

趕忙把陶甕拿出來，我和媽媽將蒸熟的小米紅藜放進去，再加入清水以及一些米白色的粉末，我問姑姑那些白粉有甚麼特殊的效用？姑姑說那些是酵母菌粉，用來發酵米酒，因為以前要用唾液來幫助發酵，現在用它來替代唾液，我們也有在幾壺酒裡加了七里香，增添辛辣的口感。在封存完酒之後，我們也把傳統服飾拿出來曬太陽，讓和煦的陽光可以幫我們殺死塵蟎，或是去除穢氣，希望收穫祭那天穿起來可以多幾分光彩絢麗。

到了收穫祭前兩三天，大部分的事情都已準備完畢。今天的工作是製作排灣族傳統美食 **cinavu** 或稱 **avay**，在包完之後會跟著小米酒和獵物的肉一起獻給收穫祭，讓族人可以互相分享豐收的快樂。我們先準備所需的材料，於是我們背著竹簍去山腳那裡摘取月桃葉、假酸漿葉跟五節芒葉，之後再把前幾天有處理過的小米，紅藜跟山豬肉拿來。先把摘來的葉子用清水洗淨，並淘汰有破損的，再把小米紅藜均勻的和在一起，接著就是開始包裹了。首先讓月桃葉鋪在最底，上面蓋上假酸漿葉，再放上小米紅藜混合的米、加上幾塊山豬肉，之後把左右往裡面折，上下先後折到中間，最後用五節芒葉牢牢綁緊就大功告成了。「終於完成準備工作了」，我帶著這句話跟這一兩個禮拜的勞累緩緩閉上眼睛熟睡，並期待著明天的收穫祭。

今天稍早，剛醒來還在睡意朦朧就被叫起來準備要去收穫祭了，於是我睡眼惺忪地換上族服，穿上百步蛇紋繡上衣、人形紋珠繡綁腿、圖騰紋飾肩掛，再帶上山豬牙頭飾，最後採上幾朵家門前的野百合配戴，著服甫畢，我們便帶著獵物、包好的 **avay**、小米酒以及一些作物前往會場，到了會場，跟頭目稍微打了招呼後，便把東西交給婦女會，她們會用族人帶來給大會的獵物和作物烹煮出炊金饌玉的佳餚，再由部落裡的每一個人一起大快朵頤，分享豐收的快樂。在我們飽餐一頓後，便開始享用一邊享用美酒一邊寒暄、聊一聊這一年發生的事或今年的收成得如何，男人會一邊喝酒一邊唱起歌來跟其他人炫耀這一年的戰功、互相比較；婦女則會聚在一起聊部落的大小事、有說有笑；耆老則會帶著小朋友，講講故事；年輕且未婚的男女會彼此贈送禮物，像是花環、菸草或檳榔，對愛慕的人示好，如此熱鬧的氣氛，一直喧囂至傍晚。當夜幕悄悄降臨，頭目點燃了晚會的篝火，用裊裊炊煙告訴祖靈我們即將進行收穫祭的晚會，我們圍著鞦韆手拉著手，用排灣古調高昂的齊唱出此時的喜悅以及對祖靈的謝意，儘管我不大會唱卻能深深感受到那股激昂，八步舞跟著歌聲踏出的百步蛇活靈活現，雀躍渲染著全場，沒有一個人是不開心的。當我跳舞跳得正投入時，我看到中央的鞦韆開始有人群聚集，原來是盪鞦韆的活動開始了。鞦韆是要給男孩邀請有贈與禮物的或是在大舞上遇到心儀的女孩可以邀請他盪鞦韆，是男女表達浪漫及愛意的時候，此時已經有男孩正拉著女孩上鞦韆，族人也把古調換成情歌，祝福他們能夠在眾人的祈福下，能有一段開花結果的愛戀。就這樣，今年的收穫祭在薰風吹拂的夜色裡，也隨著小米梗燃盡悄悄的落幕。

這一次參與部分的準備工作和祭典，比起以前在一旁靜靜的看更讓我感觸頗

深，無論是了解祭典的整個運行跟幕後準備工作的繁雜，還是認識了更多有關部落的人事物，或是迸發對部落前所未有的情感—想念。離開部落之後，坐在回去市區那漫長的車程，我開始想念耆老們變質的國語夾帶流利母語；想念樹木的芳澤、山羌交歡時滴落的嘆息；想念山的海拔、山豬分娩後淚珠的喜悅.....原來每一次回去部落，嘴巴上說自己沒有很想回去，但情感早就悄悄在我心上萌芽，隨著每一次回去就會有更多情感累積，心就像在傾訴，無法掩飾對這個部落最真切的那股溫暖和感覺。

期待下一次回來再撲向部落的懷抱吧!當又是火傘高張的夏日、小米稻穗成熟飽滿之時。